



服部文庫  
117  
257  
4





117  
257  
4

以朱加註者則趙氏注  
經又効趙氏本句讀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朱熹集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  
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屈木所為若  
危曲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  
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

能順完杞柳  
不傷其性而  
戕其桮棬乎  
言力戕賊也



孟子言以自  
力仁義豈  
可踐傷其  
刑體乃成  
仁義和明  
不可比焉

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樛則亦將戕賊人  
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  
必子之言夫

昔為是因于之言  
而為仁義之禍也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  
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  
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  
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  
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

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  
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  
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  
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反搏擊也躡跳也頽額也水之過頽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

孟子言以自  
力仁義豈  
可踐傷其  
刑體乃成  
仁義和明  
不可比焉



其為曰也

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凡物之曰類

羽性性者

作清玉竹

室歌俱白

其性曰曰

告子以

之性曰曰

破手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

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

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

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耳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如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把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漆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

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

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

既曰仁在我

而義在外

見彼人長老

長又故我長

敬之長不者

非在我者也

程子曰見於

者也



我長之異於彼白而彼白也  
也也於白馬之  
色白無以異  
於白人之色  
白也是則曰  
也不知長老  
傷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者  
乎以其是  
則有異也

愛主仁

長主義

我以彼為長也我自  
之我以彼為白也

蓋白馬與白人之白者  
之耳我何容於其間哉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  
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  
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關  
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  
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  
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  
義之非  
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  
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

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  
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  
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  
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者與者同夫音扶言長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  
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  
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  
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  
所以卒於南荅  
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  
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卷四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

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

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

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

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

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

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惠平聲尸祭祀所主

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隨敬之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

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

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章意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人性在化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

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聲此

即滯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

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

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若性也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

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

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孰若去人為  
不善非云之  
才亦非也  
其所云善  
自謂之耳



不得相與計  
多少

夷古注作  
夷最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  
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蔡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  
鎮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  
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  
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  
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  
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蔡詩作蒸衆也物事也則法  
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物必有法如耳有耳目則有  
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  
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  
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  
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  
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  
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  
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  
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  
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  
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  
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  
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賴善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粳音年。耰音憂。磽音交。反。粳。木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言人性之同也。粹麥其不同者人事。雖有不同為不熟。若則是地有肥薄。而人事之不均。而人事之所由有不齊也。

何獨至於人而疑為不然

我知其人不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

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蹻也

費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費音匱。蹻音器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



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易牙古之知味。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

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

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

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為耳之於聲

也。有同聽。為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為至

如芻豢之  
味悅也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

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

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

也。



澄之至子  
亦之息

為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  
山之性也哉

葉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生長也萌芽也葉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  
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  
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

存存也言雖在  
人之性

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

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  
其且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  
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  
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  
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枯工毒反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枯槁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

人豈有仁義  
之心邪其日  
夜之思於息  
長仁義平且  
志氣其好惡  
凡人皆有與  
賢人相近之  
心緣豈也  
人見其為禽  
獸之行若而  
為未嘗有才  
惟豈是豈  
之情力如是哉  
人情亦放為善  
矣但利欲而培  
亡之矣

任其  
日失  
之所  
息也

且



勝其畫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

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以操舍而言。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操之之道。敬以真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畫之間。不至於亡。則

御道里以喻居也

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師之故言此

我當知有心於仁王前而若善是此之何哉

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即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

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暴。去聲。暴。暴步。

反。見音現。暴。過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接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

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謂官言於上。曰。人主。一且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矣。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若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陳。

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舌。國師。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

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

義者不可苟得  
有焉  
謂之義



者。雖象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其甚於生死者。乃秉彜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目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斷不喪耳。

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



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二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其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噉跳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

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至。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



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養小則害  
大養賤則  
害貴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

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

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擯養其楨。棘則為賤

場師為舍。上聲。擯。音賈。楨。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

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有。此。月。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

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

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

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

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

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

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

大體心思  
義小體從  
思情也

人有耳目之  
官。不以心思  
主之。而蔽於  
物。則引之。而  
蔽於物。則引  
之。而已矣。



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濂心箴曰茫茫堪與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

間抵隙為破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有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



於自百貴  
皆在已自  
不思之耳  
趙孟以晉卿  
之貴雖為所  
貴而然趙  
孟又能賤之

并其所得之人  
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

貴於已者弗思耳貴於已者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之已而後貴也良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

也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令聞廣

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

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譽音与繡音秀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

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

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入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卷之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黃音蹄稗滿賣反夫音扶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

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古侯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正然况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問也。任人復。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

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

於者為味辭

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言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

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於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而踰禮若下

取其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及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

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踰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踰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

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

奚翅色重

翅與齊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

岑樓者巖石銳或曰也



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矣趙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紆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  
不紆則不得食則將紆之乎踰東家牆  
而搆其處子則得妻不搆則不得妻則  
將搆之乎

也此二者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太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

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今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  
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巳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  
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  
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  
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  
為患哉弗為耳

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勝平聲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鷺是也烏獲

鳥

鳥獲



古注孝弟  
何者悌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  
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  
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  
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  
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謹曹文之問淺陋靡察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

業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矣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

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求親敬

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

怨親之過



國陋也

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幾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孰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石丘地名。

石丘地名

宋牼，姓，名。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

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檢時宋經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鈞者禁攻殺兵救世之戰上說下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

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

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極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二三悅利則能  
三軍之士  
樂之而悅利  
則舉國尚利  
以相接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

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洛下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

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



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  
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  
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子曰季任任  
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  
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連者屋廬子名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  
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  
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  
為其為相與

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  
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乎君位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  
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  
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  
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  
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以季子尚君國  
子民之愛儲子  
為相致輕之邪  
儀不及事禮  
亦謂  
歸子不祀不  
足故我不見  
也

教幣乎之礼  
以交于孟子



多生於實者  
也有功則之實  
斯有功則之名  
進而治國濟  
民則名利在  
新先故先名  
實者為人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  
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

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  
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

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  
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

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

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  
去聲名聲

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  
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各  
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  
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髡向一者  
何也

君子進退行  
止亦履仁而已  
何用同其進  
退行止然後  
為仁也

子柳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

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

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

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  
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

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  
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  
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  
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  
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  
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



何但得制豈  
可不用賢也

如是歌哭者  
尚能變化有  
中則見外為  
之而無切者  
影不聞也百

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  
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食  
奪也豈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

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  
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

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

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見未嘗觀之也是

故無賢者也有則見必識之華去聲王豹  
衛人善謳淇

水名。絳。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  
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見以此譏  
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

至不稅龜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

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

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

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  
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

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  
以此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于大夫孔子遂  
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



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覺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皦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人 培克不良之

討上討下也 伐者敵國 相征伐也

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後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



人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  
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  
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  
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  
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  
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敵所治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

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  
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  
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  
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  
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  
國內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  
而不告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  
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  
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

君有惡命臣  
長大而宣之  
其罪在不能  
距逆君命故  
曰小也逢迎  
君惡心未發  
臣以治媚逢







言必見損

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一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

有主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

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

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

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壑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

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危亡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苟不變更難得天下之政而治



之不能自也  
一於之同也  
其位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中其一一分材氏。日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

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

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北方地寒不

生五穀黍稷熟故生之饗發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

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析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民曰當時諸侯有小水曰一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

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

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

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

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也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

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

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也丑問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也丑問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

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

乎訑音務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

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

之禮貌沫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去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

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鷹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餓不能出門戶

餓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取之周  
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  
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  
不受也其且免死而已  
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  
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七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  
遭亂鬻販魚鹽文主舉之管仲囚於上宮桓公舉以相

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  
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  
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  
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  
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  
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耍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  
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  
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



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駭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

者國恆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肖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肖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肖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二



孟子卷之十三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貳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上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

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性之所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

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也富貴在天知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莫好利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



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而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怨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耻者吾所固有差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彼方且自以為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心也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以章言王公尊賢以下賦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

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及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在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

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

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矣

而不自拘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

不失望焉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未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

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  
欲然則過人遠矣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

日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下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  
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  
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

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達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  
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遂畔陶河濱而器不中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



教以

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統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入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

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之二三歲之間知孩提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能也

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



希遠也

亂曰但能及其  
引一善言  
一善行其後  
之若決江河  
之水沛然  
勢莫之能禦  
也

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  
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有威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

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前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友其葦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

疾疾

知去聲疾丑丑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借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

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

悅者也

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下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

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下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



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拘於人也張  
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  
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  
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斂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下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

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關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



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

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鳥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

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

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

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

歸

去曰



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

家養母雞五母雞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

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

富也

易歛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為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

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



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華榮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至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

盜跖柳下惠徒年  
子子盜跖作跖  
義同守玉篇跖  
与跖同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一  
高不以一毫利物提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上聲

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  
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

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者也故度於二者

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  
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  
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  
通且試言一屬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屬非中而堂為中  
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  
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  
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

也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  
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  
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  
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函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  
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細鄰有  
關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關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  
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  
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

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

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服擇而失其正味  
人心為貪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服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



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懼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輒音及與。只同。八尺曰井。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棄井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

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

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

悅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與平聲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

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

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

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

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

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

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

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

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  
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  
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入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  
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  
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躡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討論量



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然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堦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堦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

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

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恭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也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

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揚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甚之喪

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

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紵之忍反徐徐也教

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

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

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悉即除故講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

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

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



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不自化所以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乳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

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

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

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彀古侯反率音律彀率變弓之限也言教人



者皆有不<sub>レ</sub>可<sub>レ</sub>易<sub>レ</sub>之<sub>レ</sub>法。不<sub>レ</sub>答<sub>レ</sub>自<sub>レ</sub>恥<sub>レ</sub>以<sub>レ</sub>狗<sub>レ</sub>學<sub>レ</sub>者<sub>レ</sub>之<sub>レ</sub>不<sub>レ</sub>能<sub>レ</sub>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

從之。引、引レテ也。發、發<sub>レ</sub>矢也。躍如、如<sub>レ</sub>踊躍而出也。因<sub>レ</sub>上文、發

率而高<sub>レ</sub>君子、教<sub>レ</sub>人、但<sub>レ</sub>授<sub>レ</sub>以<sub>レ</sub>學<sub>レ</sub>之<sub>レ</sub>法、而不<sub>レ</sub>告<sub>レ</sub>以<sub>レ</sub>得<sub>レ</sub>之<sub>レ</sub>之<sub>レ</sub>妙、如<sub>レ</sub>射者<sub>レ</sub>之<sub>レ</sub>引<sub>レ</sub>弓<sub>レ</sub>、而不<sub>レ</sub>發<sub>レ</sub>矢<sub>レ</sub>、然<sub>レ</sub>其<sub>レ</sub>所<sub>レ</sub>不<sub>レ</sub>告<sub>レ</sub>者<sub>レ</sub>已<sub>レ</sub>、如<sub>レ</sub>踊躍而見<sub>レ</sub>於<sub>レ</sub>前<sub>レ</sub>矣。中<sub>レ</sub>者、無<sub>レ</sub>過<sub>レ</sub>不<sub>レ</sub>及<sub>レ</sub>之<sub>レ</sub>謂<sub>レ</sub>中<sub>レ</sub>道<sub>レ</sub>而立<sub>レ</sub>、言<sub>レ</sub>其<sub>レ</sub>非難<sub>レ</sub>、非<sub>レ</sub>易<sub>レ</sub>能<sub>レ</sub>者<sub>レ</sub>從<sub>レ</sub>之<sub>レ</sub>、言<sub>レ</sub>學<sub>レ</sub>者<sub>レ</sub>當<sub>レ</sub>自<sub>レ</sub>勉<sub>レ</sub>也。○此<sub>レ</sub>章<sub>レ</sub>言<sub>レ</sub>道<sub>レ</sub>有<sub>レ</sub>定體<sub>レ</sub>、教<sub>レ</sub>有<sub>レ</sub>成<sub>レ</sub>法<sub>レ</sub>、卑<sub>レ</sub>不<sub>レ</sub>可<sub>レ</sub>抗<sub>レ</sub>、高<sub>レ</sub>不<sub>レ</sub>可<sub>レ</sub>及<sub>レ</sub>、語<sub>レ</sub>不<sub>レ</sub>能<sub>レ</sub>顯<sub>レ</sub>、默<sub>レ</sub>不<sub>レ</sub>能<sub>レ</sub>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

道，以身殉道。

殉、如<sub>レ</sub>殉<sub>レ</sub>葬<sub>レ</sub>之<sub>レ</sub>殉<sub>レ</sub>、以<sub>レ</sub>死<sub>レ</sub>、隨<sub>レ</sub>物<sub>レ</sub>之<sub>レ</sub>名<sub>レ</sub>也。身<sub>レ</sub>出<sub>レ</sub>、則<sub>レ</sub>道<sub>レ</sub>在<sub>レ</sub>、必<sub>レ</sub>行<sub>レ</sub>道<sub>レ</sub>、屈<sub>レ</sub>則<sub>レ</sub>身<sub>レ</sub>在<sub>レ</sub>、必<sub>レ</sub>退<sub>レ</sub>、以<sub>レ</sub>死<sub>レ</sub>、相<sub>レ</sub>從<sub>レ</sub>、而<sub>レ</sub>不<sub>レ</sub>離<sub>レ</sub>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sub>レ</sub>道<sub>レ</sub>殉<sub>レ</sub>人<sub>レ</sub>、妾<sub>レ</sub>婦<sub>レ</sub>之<sub>レ</sub>道。

殉後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

而不答，何也？

更、更<sub>レ</sub>之<sub>レ</sub>聲<sub>レ</sub>、趙<sub>レ</sub>氏<sub>レ</sub>曰<sub>レ</sub>、滕<sub>レ</sub>更<sub>レ</sub>、滕<sub>レ</sub>君<sub>レ</sub>之<sub>レ</sub>弟<sub>レ</sub>來<sub>レ</sub>學<sub>レ</sub>者<sub>レ</sub>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

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

滕更有二焉。

長<sub>レ</sub>上<sub>レ</sub>聲<sub>レ</sub>、趙<sub>レ</sub>氏<sub>レ</sub>曰<sub>レ</sub>、二<sub>レ</sub>謂<sub>レ</sub>挾<sub>レ</sub>貴<sub>レ</sub>、挾<sub>レ</sub>賢<sub>レ</sub>也。尹<sub>レ</sub>氏<sub>レ</sub>曰<sub>レ</sub>、有<sub>レ</sub>所<sub>レ</sub>挾<sub>レ</sub>、則<sub>レ</sub>受<sub>レ</sub>道<sub>レ</sub>之<sub>レ</sub>心<sub>レ</sub>不<sub>レ</sub>專<sub>レ</sub>、所以

不<sub>レ</sub>答<sub>レ</sub>也。○此<sub>レ</sub>言<sub>レ</sub>君<sub>レ</sub>子<sub>レ</sub>雖<sub>レ</sub>論<sub>レ</sub>人<sub>レ</sub>、不<sub>レ</sub>倦<sub>レ</sub>、又<sub>レ</sub>惡<sub>レ</sub>夫<sub>レ</sub>意<sub>レ</sub>之<sub>レ</sub>不<sub>レ</sub>誠<sub>レ</sub>者<sub>レ</sub>。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sub>レ</sub>止<sub>レ</sub>也。不<sub>レ</sub>可<sub>レ</sub>已<sub>レ</sub>、謂<sub>レ</sub>所<sub>レ</sub>不<sub>レ</sub>得<sub>レ</sub>不<sub>レ</sub>為<sub>レ</sub>者<sub>レ</sub>也。所<sub>レ</sub>厚<sub>レ</sub>、所<sub>レ</sub>當<sub>レ</sub>厚<sub>レ</sub>者<sub>レ</sub>也。此<sub>レ</sub>言<sub>レ</sub>不<sub>レ</sub>及<sub>レ</sub>者<sub>レ</sub>之<sub>レ</sub>弊<sub>レ</sub>。

趙曰挾、撈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節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

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

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

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歆目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謹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韋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于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整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且蔽於上而惡一政日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

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身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石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精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

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

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齒。楮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感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

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日陳交兵日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

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良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

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之曰無良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

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為用戰

焉於度及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水也若將終身

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

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稊為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

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主之圍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圍為阱國中此以圍圍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



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入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

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

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情于舉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

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

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立民之心鄉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心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

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

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

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

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

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此十字字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

○孟子曰君子之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見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

訓理親也今按漢書無理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憤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蕤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也問聲問也本言大主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殞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此曰山徑之蹊

卷之四



人遂用之不  
止則踐成爲  
路方間有  
而不用高子  
學於仁義之  
道當至行之  
而及中止正  
如若山路故  
曰茅塞子之

用之而成路 爲間不用 則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小路也踐人行處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蠡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與馬足以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十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

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

饑陳臻問言齊人與孟子復勸王發棠而不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



偶莫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通也負故也  
由曲曰囁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  
不能用孟子子而孟子亦  
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毋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

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欲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者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矣

充實之謂美

凡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

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

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則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於俗者鮮矣尹氏曰



墨

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本神上下  
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  
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入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  
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圍也招骨也  
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  
其來歸待之甚慈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慈  
故人知此道之所及  
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

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  
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  
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井取之則民力有所不  
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  
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  
將見殺曰其為人也不有才未聞君子

招翅注四見也字  
常云個之德多  
也



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徒才。疾。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捨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

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

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

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

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

夫子之設科之註  
聖註曰夫我設  
教授之科  
教人以方也

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

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

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

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

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

義也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

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

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

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

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



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

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而其受之者然其中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止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

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踰

之類也

飾音忝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飾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

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

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

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

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汗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及之古未



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名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及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魏。魏。官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棟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棄去聲。樓旃也。

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加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力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

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

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

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

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

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

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

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在  
狽乎狂者進取狽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狽音緤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日字論語道作行狽作狽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矣

琴張名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具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天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

其動輒稱之不名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翔舞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

與之是狽也是又其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狽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狽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不潔也



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苟子原慈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入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踴其禹反闕音奄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辨古人之耶又譏狷者曰何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臣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章胡不仲子  
於以相解  
於多人之  
意故謂之

必如此踴踴亦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闕然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于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利也。流俗者，風俗類，靡如水之下，流來莫不然而也。汚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善，有似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及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入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感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

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禁於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直反散氏宜生各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

名立

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矣。○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同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眾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撫。情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

浪華書鋪藏板

享保四年正月吉日

卷四



